



Kyokutei
Bakin

きょくてい ばきん

八犬传・貳

妖猫退治

巨曲亭马琴

李树果——译

Hakkenden

はっけんでん



八犬传・貳

妖猫退治

巨曲亭马琴

李树果——译

Hakkenden

はっけんでん

Kyokutei
Bakin

きょくてい ばき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犬传.2,妖猫退治/(日)曲亭马琴著;李树果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5339-5011-8

I. ①八… II. ①曲…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8764 号

责任编辑:吴剑文

封面设计: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责任印制:吴春娟

八犬传·贰 妖猫退治

[日]曲亭马琴 著

李树果 译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zjwycbs.cn

经销: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286千字

印张:11.375

插图:8

版次: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39-5011-8

定价:48.00元(精)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第四辑 卷之一

- 第三十一回 水阁扁舟助两雄 3
江村钓翁认双犬
- 第三十二回 除杪楞少年得号 14
试角抵修验解争

第四辑 卷之二

- 第三十三回 小文吾夜丧麻衣 23
现八郎远求良药
- 第三十四回 房八刊崎消宿恨 36
犬田薰冢缓危难

第四辑 卷之三

- 第三十五回 念玉戏借笛 47
妙真哀返媳
- 第三十六回 犬田破忍战山林 60
沼茵含怨伤四大

第四辑 卷之四

- 第三十七回 病客辞药延龄 71
侠者杀身得仁
- 第三十八回 戍户外一犬捉奸细 84
退聘书四彦辞来使

第四辑 卷之五

- 第三十九回 殄二箱良俦葬夫妻 93
浮一叶壮士送两友
- 第四十回 诘密葬暴风挑妙真 104
起云雾神灵夺幼儿

第五辑 卷之一

- 第四十一回 树荫下妙真诤依介 119
神宫渡信乃遇稽平
- 第四十二回 拾剪刀犬田决进退 130
诬额藏奸党逞残毒

第五辑 卷之二

- 第四十三回 射群小豪杰闹法场 141
渡义士侠辅投河水
- 第四十四回 雷电社前四隼会语 153
白井郊外孤忠窥仇

第五辑 卷之三

- 第四十五回 卖弄名刀道节复仇 165
追失穷寇助友换敌

第四十六回	地藏祠庄助争首级 山脚村音音拒旧夫	176
-------	----------------------------	-----

第五辑 卷之四

第四十七回	庄助三试道节 双珠各归其主	187
第四十八回	驮马暗导两夫妻 兄弟悲全二老亲	201

第五辑 卷之五

第四十九回	阴鬼阳人始判然 节义贞操互苦谏	213
第五十回	白头情人遂合卺 青年孀妇入菩提	226

第六辑 卷之一

第五十一回	兵燹烧山走五彦 鬼磷助马导两孀	239
第五十二回	高屋啜涕顺搏野猪 朝谷村船虫赠古管	248

第六辑 卷之二

第五十三回	畑上误捕犬田 马加窃夺船虫	259
第五十四回	常武疑囚一犬士 品七漫话说奸臣	269

第六辑 卷之三

- 第五十五回 马大记诳言笼山穷途 279
粟饭原灭族犬坂留乡
- 第五十六回 朝开野歌舞暗遗钗儿 287
小文吾讽谏高论舟水

第六辑 卷之四

- 第五十七回 对牛楼毛野麀仇 299
墨田河文吾逐舟
- 第五十八回 厄难初解更逢故人 308
忠仆继主详告旧忧

第六辑 卷之五上

- 第五十九回 京镰仓二犬士忆念四友 319
下野州贻平翁细话赤岩

第六辑 卷之五下

- 第六十回 狭岩洞现八射妖怪 335
申山窟冤鬼托骷髅
- 第六十一回 敲柴门雠衣诉冤枉 346
辨往事礼仪表薄命

《八犬传》第四辑序

狗之守夜也，性矣，敬主识主也，亦性矣。谚曰：“跖犬吠尧”，此非其狗之罪。臣子之于乱朝，善守其职而无私者，亦当若是。何者，殷三贤不忠于西伯，然周不敢罪之。故孔氏曰：“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盖比干、箕子等之谓欤？由是观之，其性所捷，虽狗无以异人也。呜呼！与夫食君之禄，而令父母愁、夫妻相虐、兄弟为仇、远旧迎新，谄谄呀呀走利者，大有径庭。国有贤相，则无奸佞之宾；家有良狗，则无窥窬之客。于是四邻可不勉而卫，比屋可高枕而睡也。是余之为《八犬传》，所以寤蒙昧，抑取义于兹。其书若干卷，既刊布于世，顷又继编至于第四辑。刊刻之际，书肆山青堂屡来，而征序甚急。每编有自序，今不可辞。因附增数行，以塞遣云。

文政三年庚辰冬十月端四，书于著作堂西厢，山茶花开处。

第四辑 卷之一

第三十一回 水阁扁舟助两雄 江村钓翁认双犬

古人云，“祸福如绳缠”。人间许多往事，无不是塞翁失马，祸里有福，福里有祸。因祸而得福，或因福而得祸。但孰能知其究竟？可怜犬豕对父亲的遗言和遗留的名刀，日日记在心上，带在腰间。经历了多少艰苦岁月，终于得到时机，遥遥来到汴我，想从此兴家立业，不料事与愿违，福变成祸。村雨刀竟不是原物，而成了杀身的祸根。事情的发生又十分意外，有冤难申。仅为避开眼前的耻辱，才杀出重围，攀登到芳流阁的屋顶，举目四顾，附近无一条可逃脱的去路，只好在此决一死战，其心境的凄凉是可想而知的。

再说犬饲见八信道，本未犯罪却被监禁数月。他因被恩赦而化祸为福，被解开捆绑的绳索后，又被迫去执行捆人的任务，要他去捉拿犬豕信乃。把施加于别人身心上的痛苦，当作自己的荣宠，这种事虽不愿做，而君命难违，不容推辞。那座三层楼阁，巍峨高耸，爬到二层的房檐上，就有如置身云雾之中。居高下望，地远云近，烈日

当头,实难忍受。时值六月二十一日,这两天酷暑如蒸,灼热的房瓦,凸凹起伏宛如波涛,下面大河滔滔,流向生死之海^①,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坂东太郎。敌人犹如水边的无楫小舟,已进退两难,心想怎样才能将他擒拿。于是见八就如同鼯鼠在树间跳跃一般,往上攀登。在三层楼顶上的信乃也瞪大眼睛,彼此都在窥伺机会,就像巨蛇盯着浮图上的鹤巢一般。

再说宽阔的院中,成氏朝臣在横堀史在村等老少臣仆的严密保卫下,坐在椅子上观看这场战斗的胜负如何。同时在楼阁的东西两侧,身着甲冑的许多士卒,或手拿长枪长刀,或背箭拄弓,一个个仰首观望,如果信乃在厮打中滚落下来,就立即射杀。不仅如此,而且外面有蜿蜒浩渺的河水紧紧绕着城墙,即使信乃的武艺高强,膂力过人,战胜了见八,如果没有墨翟的飞鸢或鲁班的云梯,也难以安然落地。他虽非禽鸟但得落网,不是野兽也必被猎获。一死则万事皆休,毫无逃脱的希望。

当下,信乃边战边想:“追到一二层的士兵被我砍落后,以为不会再有人靠近。现只有一人上来,定是个有经验的力士。这个家伙,不是有膳臣巴提便打虎之勇^②,便是有富田三郎撕裂鹿角之力。既是个劲敌,与他交锋拼个死活,给他们见识见识。”他用裙子边擦擦血刀,站在房脊上等着靠近的敌人。这边见八也在想:“犬冢信乃武艺高强,原是万夫难当之敌。然而我如借助他人之力才将他捉住,不是就白白将我从狱中放出来,担当此任么?是把他捉住,或是

① 生死之海是从“生死の界”这个词转化而来,暗喻人物的处境。

② 膳臣巴提便是古之勇将,钦明天皇六年出使百济。据说其子被虎吃了,他便入虎穴刺虎之舌,将其杀死,剥了虎皮。

被他杀死,就决一雌雄吧!”心里这样想着。他毫不犹豫地大喝一声:“奉将军之命前来拿你。”说罢手握捕棍,飞也似地从屋脊的左侧窜了上去,想立即交锋。但是信乃的刀如旋风一般使他不得近身。他一棍劈头打去,却被刀接住。拨开后,刀尖又飞快地刺了过来,他急忙再用棍挡住。忽上忽下,你来我往。二人站在溜滑的房顶上,一个施展绝技,频频进攻,另一个也不甘示弱,运用精湛的武艺,熟练的刀法,左躲右闪,虚虚实实,一时胜负难分。在院内观看的主仆和士兵无不手捏一把冷汗,目不转睛地倒吸着冷气,看得目眩神迷。此时,信乃已知见八是不可轻视之敌,自己在武功上遇到了强劲的对手,于是抖擞精神,一进一退,刀尖火花四溅。太刀声、喊杀声,声声震耳,犹如两虎在深山搏斗,陡然风起,二龙于清潭鏖战,沛然云兴。你来我往,好似春季山峦上的彩霞,夏季傍晚的霓虹。芳流阁上的生死搏斗,不只是一场空前精彩的大比武。见八穿的连环甲和护臂虽被砍破,但仍未拔刀,信乃的刀刃崩毁,方才受的轻伤益感疼痛,却仍注意着脚下,毫不退缩。对信乃接连砍过去的太刀,见八用右手迎击,趁其变招之际,“哇呀!”的一声怒吼,抡起捕棍便往信乃的眉间打去。信乃接住来势凶猛的捕棍,刀从护手附近被震断,飞出很远,不知去向。见八一看这回得手,想空手进行打鬥,就势用左手把对方拉过来,互相紧紧攥住右手,均想把对方摔倒。正在拼死较量之际,彼此脚下一滑,两个人就如同翻车的米袋从山坡上滚落一般,向河边叽里咕噜地滚下去。在高低不平的险峻栈阁上,陡峭的房脊,无任何阻挡,但两人还是互相紧紧攥住手,从数十寻的房顶上,没有落到河底,而是一同落在水边系着的小船上。扑通一声,浪花四溅,船舷一斜,缆绳已被扯断,小船如飞箭一般在奔腾的河水中急驰而去。此时正是顺风退潮,水泛顺流之舟,转瞬不知去向。

在士卒们嘈嚷着“在这!”或是“在那!”之际,只有阁中的哨兵从窗口看得清楚,急忙禀报。成氏听了且怒且疑,立即进阁亲自从窗口往外观望,近日为捕鱼在外面拴的一艘快船确实不见了,只剩下扯断的缆绳头和岸边的桩子,然而岂能就此罢休?他立即让横堀在村传旨,推开闸门,在准备好的四五艘快船上,分乘士兵,横堀自己也上船,连橹操楫飞也似地追了出去。然而已为时过久,追了二十多里也未见踪影。这条大河连着他国领土,不能随便过境捕人,就连大权在握的在村也无计可施。他只好把一腔怒火转移到士卒身上,一一责骂着从那里返航。他对成氏禀告说:“虽未追上信乃、见八坠落的那条船,但是他们经过长时间的苦战都已疲劳,而且从高阁的屋脊,扭在一起滚下去,肉伤骨折定死无疑。然而未看到他们的生死下落,实感遗憾。那条河的下游通葛饰的行德之浦。从那里往南是安房上总,往北是武藏的江户、芝滨、水户浦与铫子口,一半是我方领地,便于寻找。可再遣士卒,水陆共同搜索,或许会找到。”成氏听了点头道:“你的想法正合吾意。但是仅为一个歹徒不可打扰邻郡,以免引起自取其辱的事端。只可悄悄进入他人领地寻觅踪迹,如信乃未死,则应设计妥善捉拿。速去,速去!”在村领命急速退下,选本藩的武士头新织帆太夫敦光为追捕的大将,传达君命说:“歹徒信乃的相貌你很熟识,其武艺和狡诈伎俩你也知道,不是轻而易举就可擒获的猎物。与其以力征,莫如以智取。他纵然死在船上,也要献上他的首级,这比千金市骨还重要。要日夜兼程,火速前往,迟了要治罪的。”这君命颇严厉。帆太夫领命,不容分说,立即整装出发。薄暮时分,他带领三十余名兵丁,出浒我城,沿坂东河的下游,往葛饰方向而去。

这且不提,在下总国葛饰郡行德岸边的桥头,住着个叫古那屋

文五兵卫的人。他是在这里开业多年的旅店主人，妻子前年去世，只有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名叫小文吾，今年已二十岁，身高五尺九寸，肌肉发达，体格魁梧，有百夫难当的膂力，且聪敏过人，性好武艺，从总角时就背亲离友从师学艺。剑术、拳法、相扑无所不学。第二个孩子是女孩，已十九岁，名曰沼蓐。她在二八之春便嫁给邻乡市川的舟长名叫山林房八郎的年轻人。在当年的岁末生了个男孩，取名大八，今已四岁。却说这个文五兵卫，虽不擅长理财，家业并不昌盛，但他颇知足，衣食寡欲，有暇便去海滨垂钓，以此为乐。

时值文明十年六月二十一日，这里的海滨举办请牛头天王的庙会。日落以后，村民和海滨的渔人，把神輿装在船上，泛舟海滨，吹打歌舞，驱逐瘟神，祈祷渔产丰盛和盐业繁盛。作为当地的惯例，每户置酒，终日游乐。但文五兵卫对此并不感兴趣。庙会在晚间举行，旅店日间无事，因此也不必午睡来养精蓄锐。他依然以钓鱼为乐，即使时间短点也好。于是便一个人带着钓竿去海滨，折点芦苇垫着坐下，串上鱼饵垂下钓钩。这时已接近未时，正在退潮，他连条小鱼都没钓着。但由于他喜好这种消遣，还是不肯回去。凉爽的海风使他忘记了盛夏。芦叶摇动，日影迷离，在水天一色中白帆掠过，沙鸟飞上海山的云间，他踞石临海，万事皆置之度外。举竿垂钓其乐无穷，虽三公也不换。古人之言确有道理：

一波动而万波皆从，细鳞踊而知大鱼动。

他正在兴犹未尽之际，只见一艘无人驾驶的小舟随波逐流从上游漂来，被标桩挡住，停靠到岸边。船中有两个武士，倒在那里如死人一般。他想，把这样的人留下一定会给当地添麻烦，于是想用钓竿把

船一推了之。但仔细又一看，倒着的一个武士身穿深褐色麻衣，浅蓝色麻裙，掖着裙襟露着小腿，头髻蓬乱，紧咬牙关。在左右胳膊肘上有两处轻伤。另一个倒着的武士身着细连环甲和腹甲，扎着用银丝编的竹护臂和镶着龟甲的护腿，处处都是裂痕。这个人也在左肩头有处轻伤，前额剃的月牙头长出很长的头发，发髻断了，鬓毛蓬乱，遮着半个脸。但见右脸上部有块痣，状似牡丹花。这个人不是认识么！岂能不管？

意外的震惊使他稍微镇静下来，用钓钩勾住落在水里的船缆，把船轻轻拉到身边，系在岸边的石头上，跳上船去，又将两人仔细看看，似乎都已经断了气，但又未发现有致命的重伤。是在船上和别人打仗，两人同被砍倒，还是在哪儿战斗，一同倒下的？不使他们苏醒过来，怎能知道其中的原因？于是他将脸上有痣的那个抱起来，大声呼唤救护，还是没有气息。没办法，又让他躺下，想回家去取药，起身时不觉将躺着的另一个武士的侧腹使劲踢了一脚。也许是巧合了，那人忽然哼了一声，坐起来四下张望，惊问道：“这是哪国的海滨？你又是何人？”文五兵卫跪着仔细看看他的脸说：“我有意救护的那个没活，不认识的你倒活了，这是下总葛饰行德的海岸。我是村里开旅店的，叫文五兵卫。在这里的苇塘钓鱼时，这条船漂到身边，那个脸上有痣的人，是浒我将军府的走卒，犬饲见兵卫的独子见八信道，早就认识，因此不能置之不理，便将船拉过来，进行种种救护，不料你却先活过来了。那位是你的伙伴吗？倒在船上漂到这里，定有缘故。能把经过告诉我吗？”这个武士听了，频频叹息说：“一时畏惧后患而隐瞒不说，不是武士的本色。好吧，将实情告诉你吧。我家住武藏江户附近的大冢村，是有来历的乡下武士，名叫犬冢信乃成孝。祖父匠作三成，是侍奉成氏朝臣之兄，春王、安王两位

亲王,在结城战歿。父犬冢番作因受重伤不能行走,成了废人,故隐居在旧领大冢村,在文明二年四十五岁时去世。我那时仅十一岁,寄居在心地险恶的姑父母家多年。这次是根据父亲的遗言去汧我。那位亲王殿下的遗物村雨宝刀,由祖父匠作传到我手已有三代。待时机一到就将宝刀献给汧我将军,这是家父的遗志,我岂能有违父命。多年来宝刀未离身边,如今总算时机到来,便不顾路途遥远将它带到汧我。不料那口宝刀被人调换,在参见那天才发现,已无法事先禀告,因而被怀疑是敌方的奸细。由于我的薄命,一时虚实难辨,将军狐疑益深。遵照横堀史的命令,当时有数十名力士把我团团围住,想将我生擒。我如果乖乖地束手就擒,被投入牢狱,则定死于无实之罪。这不仅是个人的耻辱,而且也毁坏了父祖的名声。为了脱离险境,不得已而浴血奋战,便走到庭院顺着房檐登上高阁的屋顶,喘息未定,你所认识的这个叫犬饲见八的,只身登上高楼追了过来。恶战了一个时辰,我的太刀折断,二人扭打厮杀之际,脚下一滑,两人搂抱着掉到外面大河岸边的船上,以后便失去知觉。可能他和我都断了气漂流到这里,现在回想掉下来的时候,船缆被扯断了,我们似乎是让潮水给冲到这里的。还有个奇怪的事情,在起初交战时未曾留意,今见见八面部的痣与牡丹花相似。这倒令我想起一件事来,不知是否就是他。我的家乡大冢有个穷百姓叫糠助,我父在世时我们是近邻,交往密切。父亲去世后,可怜我孤苦伶仃,他实心实意,我也诚恳地与之交往,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这位糠助去年七月某日因得瘟疫死去。在他患病时我时常赠给他药费。也许是感激我扶老救贫之恩,在其弥留时说了这样一番话:糠助过去被驱逐到安房时,在行德的海岸桥抱着婴儿准备投海,被一位武家的信使拦住,根据那个人的开导和请求,糠助便将年仅两岁的独生子

赠给他抚养。当时听那位武士说,他是成氏朝臣的臣仆,但没问姓名。糠助也未自报名姓就分手了。这样好似父子从此就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糠助的儿子乳名叫玄吉,生下来在其右脸上有块痣,好似牡丹花。现在这个犬饲见八脸上的痣,与糠助说的完全一致。不仅如此,而且收养糠助之子的那个信使,是奉命去见安房的里见,因不是回程难以私带婴儿。在这附近有他常住的旅店,听说同那家旅店的主人商量暂且寄养在那里,待回来时再接走。你是此地开客店的,又说认识这个见八,似乎也不无因由。其他证据,不是他本人,孰能知晓?我祖父是镰仓持氏朝臣的旧臣,糠助知道这一点,希望我在时机到来去参见许我将军时,探听其子是否在将军门下。鉴于临终嘱托者的深厚情义,我便牢记于心,把它当作自己分内之事,想此次去到那里实现父亲和朋友的遗言。没想到宝刀成了祸害,怀璧一变,反成了有名无实之罪。我岂能仅只虑及于此?我看他也许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不料彼此互相厮杀,只有我活着,他却死了。这就使我对亲不孝,对友失信,我的命运竟如此悲惨!你把我送到讼堂去吧!我甘愿任凭当地的法律处置。”信乃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语言豪爽,泰然自若,那毫不含糊的勇士神态,使文五兵卫感叹不迭,不觉拍着膝盖说:“啊!你真是个孝义之士。我怎能送你去讼堂按当地法律处置!现在你说的事情和我知道的也完全吻合。糠助这个名字虽然连做梦也没听说过,但是许我府信差犬饲见兵卫,每次去里见将军处,往返都住在我家,是常住的客人。现在算来已有十七八年,快十九年了。你看!当年那个见兵卫就是在那个桥边,碰到一个饥饿不堪的行人抱着个婴儿想要投海,他将那人制止。给了那个人一点路费,买了那个孩子,又回到我家,把孩子寄放在我那儿。那是在我的孩子小文吾出生的次年之事。我的